

《瑞鹤图》时空交织的指向及意义

■李玉芹



瑞鹤图

《瑞鹤图》，绢本，纵51厘米、横138.2厘米，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，传为北宋徽宗（1082-1135）御笔。图卷由图、文字两部分构成，卷首为图，卷尾为文，卷尾文字部分包含跋文一篇及诗一首。

详情如下：

卷首：为上、中、下三段，具体内容描述如下：

上段：画面上部以石青填，幽蓝的天空中绘有十八只飞舞的白鹤，形态各异。

中段：中间部分为两只静立于鸱尾的白鹤，右立鹤引颈望向天空、左立鹤略扇动羽翅回首望向天空，两鹤相背。

下段：图像底部绘有端门楼顶，两侧隐约可见朵楼，有彩云萦绕，气势升腾，不似人间。

卷尾：为宋徽宗瘦金体题跋及题诗，具体内容描写如下：

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，忽有祥云拂翬，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，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，颇甚闲适，余皆翱翔，如应节奏，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，叹异久之，经时不散，迤邐归飞西北隅散，感兹祥瑞，故作诗以纪其实：

清晓觚棱拂彩霓，仙禽告謁忽来仪。
飘飘元是三山侣，两两还呈千岁姿。

似拟碧鸾栖宝阁，岂同赤雁集天池。
徘徊嘹唳当丹阙，故使憧憧庶俗知。
御制御画并书。

押：天下一人。

《瑞鹤图》中时间与空间的交织、重叠、伸缩、截取，向观者展示了一幅宏大壮观的、层次丰富的、静谧中蕴藏动感的场景。在图像中，观众直观地观看到瑞鹤翱翔于幽蓝天空中的奇异天象；在跋文中，读者能了解到群鹤事件发生的完整过程；在诗文中，作者更是将读者带入一个仙山楼阁的幻境中去，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。图、跋、诗如同一场精心策划的“秀”，在正月十六日傍晚万众瞩目的节庆时间上演，有着明确的指向性意味。

图像中的元素如宣德门、鹤、云，是一个个具有意味的符号，在观者的意识上建构了一个清晰的皇权与神明相融合的空间。

宣德门：宣德门在宋代也称端门，是宫城的正南门。端门本身承载着诸多政治任务，如展示皇权、与民同乐、重大典礼等，在宋代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地位。

鹤：图像中的鹤应具有双重的意义，一、可以代表祥瑞，这是政治赋予它的身

份；二、可以代表仙人，这是宗教赋予它的符号。

祥云：云并不罕见，在云的前面冠以“祥”的名号，它便有了与“鹤”相同的部分属性，即代表祥瑞。且，云在道教中有着仙人居住场所的象征意义。

群鹤、宣德门、祥云、幽蓝的天空构建了一个非人间的、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象征性空间。

跋文中呈现了两个空间：文字前半段是图像中所呈现的形象的空间，即群鹤飞舞于宣德门之上；文字后半段则隐晦地呈现出观者的存在空间，是现实的空间。观者即当时的都民以仰视的视角全程围观了群鹤事件。《瑞鹤图》全景式的构图便出自这一仰视的视角。

这两个空间，一明一暗，前者既存在于图像中、又存在于文字叙述中；后者仅藏于跋文后半段，寥寥几句，也仅是对于盛大的群鹤事件的注脚，以衬托群鹤事件的不同寻常。

诗文中呈现的空间如：仙禽、三山、千岁、碧鸾、宝阁、赤雁、天池、丹阙，是神话的空间或宗教的空间。这个空间远离跋文中所示的现实空间，含蓄地提及了画面中描绘的部分元素，是脱离了作品

本身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想象的空间，这一空间的存在代表了某种神秘不可测、不可观的力量。要将这神秘的力量化为真实的场景，即画面中的空间，便要借助画面的直观形象展示出它的力量，并使“憧憧庶俗知”。

综上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《瑞鹤图》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完美融合，借用艺术化了的文学语言、绘画语言，编织出层次丰富的宇宙。这个宇宙等级森严、层次分明，神、神与君、民众共同存在其中。作为当时的统治者及《瑞鹤图》的作者——宋徽宗，则是该事件的主要参与者、谋划者。“道君皇帝”宋徽宗借助群鹤事件与民众“对话”并达到其作为帝国统治者借助天降异象为祥瑞的舆论而“愚民”“治民”的政治目的。暴露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徽宗贵神而轻民的本性，试图运用天降祥瑞的谎言来蒙蔽所谓“庶俗”，实则是掩耳盗铃，骗人骗己。

《瑞鹤图》整幅画卷展现了壮观的神权空间与君权空间，恢宏盛大的画面看似给人以震慑和信服的力量，实则挤压和剥夺了民众生存的空间，是宋徽宗给予自我安慰、妄想盛世宏图的精神安慰剂。

画作之中品荔枝

■缪士毅

“新蝉叫，荔枝熟”。伴随悦耳的夏日蝉鸣，南国名果荔枝又熟了。此时，市场上面市的荔枝鲜果固然惹人馋涎，而画家笔下的荔枝果实也别有韵味，值得品味。

荔枝为我国南方特有的珍贵果树，早在公元前已人工栽培，《汉书》载：“汉初南越王尉陀以之备方物，于是荔枝始通中国（此处中国指中原）”。唐代白居易的《荔枝图序》说它“实如丹，夏熟”。荔枝，四季常绿，其果色悦目，壳如红缃，膜似紫绡，肉若脂玉，素有“红颗珍珠”“果中皇后”之称。荔枝鲜食多汁爽口，甘甜芳香，甜透心底，香生嘴边，让人颇有“浆液甘酸如醴酪”之感。

荔枝不仅外形红艳，果肉甜美，更因荔枝的“荔”谐音“利”，富含“吉利”“大利”“多利”等美好寓意。同时，荔枝还可与其他果实如柿子、桔子等组合在一起，寓意吉祥美好，如画中的柿荔图，寓意“事事吉利”。于是，荔枝历来被视之为吉祥之果，难怪不少画家将荔枝作为创作题材，不惜笔墨描绘了许多荔枝画作，如宋代画家赵佶的《写生



吴昌硕 荔枝图 120.5×82.7cm
浙江省博物馆藏

翎毛图》、明代画家沈周的《荔枝图》、明代画家文徵明的《荔枝图》、清代画家罗聘的

《荔枝图》、清末民初画家吴昌硕《荔枝图》、近代画家齐白石的《荔枝》，等等，这些荔枝画作构图各见其妙，设色各具特色，为画坛平添几分艺术色彩。

清代画家、扬州八怪之一罗聘的《荔枝图》立轴，纸本设色，大小为113×29cm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从画面看，一棵荔枝树主干粗壮，颇有“顶天立地”之势，叶子青翠茂盛，树上结满荔枝果实，那果实色泽深红，或露枝外，或藏叶间，引人馋涎。画右下有画家的题款，从题款看，这是一幅模仿前人笔意绘制的“一本万利图”，画中的“一树”即“一本”，荔谐音“利”，树上荔枝果实累累，以示“万荔”，借此讨个“一本万利”彩头。

吴昌硕喜欢画荔枝，留下《荔枝图》《荔枝》等画作。他的这幅《荔枝图》（见左图）立轴，纸本设色，大小为120.5×82.7cm，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。从画面看，荔枝枝繁叶茂，果实挂满枝头，有的还压弯了枝丫，红果碧叶，相互映衬，别有意境。吴老喜欢在画上题诗，此幅立轴左上就题诗曰：

“风味谁如十八娘，炎州六月满林香。江南江北无人识，写出盈枝与客尝。”“却忆当年妃子笑，红尘一骑逐长安。”诗画交融，平添画作之美。同时，流露了画家对荔枝的喜爱，诗中的“十八娘”“妃子笑”皆为荔枝名品。

齐白石绘有多幅荔枝画作，如《荔枝蜻蜓》《荔枝》《荔枝图》，等等。如他的《荔枝》立轴，大小为157×36cm。从画面来看，荔枝枝条上结着几串果实，映衬在碧叶间，碧叶红果，分外迷人，富立体感。叶子先用淡墨沿着枝干点画，再以稍浓的墨线迅速勾勒筋叶，并配以藤黄点缀出荔枝树叶的明暗。果实则用鲜艳的红色点画，巧妙地把握好了色和水的度，使画面呈现的荔枝，色泽亮丽，新鲜嫩美，犹如带着露珠似的。齐老在此画左侧题诗曰：“论园买夏鹤头丹，风味虽殊癖嗜难。人世几逢开口笑，尘埃一骑到长安。”诗画相衬，妙趣横生。有趣的是，齐白石画的荔枝十分逼真，新颖欲滴，以致有人甚至拿真荔枝来换他画的“假”荔枝，被人们传为佳话。